

说不尽的沂蒙红嫂

■张庆和

记忆

怀念,传递精神能量

在沂南县岸堤镇岸堤村有位普通的大嫂叫明德英,她曾用自己的乳汁救活了两名身负重伤的八路军战士。作家刘知侠根据这一真实故事,于上世纪60年代创作短篇小说《红嫂》,小说发表后震撼了无数心灵。一时间,红嫂的戏、红嫂的歌、红嫂的舞,红遍华夏大地。

前不久,我揣着一颗敬仰的心,踏着遍地秋色,来到这片英雄的土地。发现那里的“红嫂”原来是一个群体,是一个“乡乡有烈士,家家有红嫂”的伟大群体。当年,把“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,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,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,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”,正是这些红嫂的真实写照。

一路上走着、望着、听着、想着,我的心在颤抖,眼泪在流淌。一个个动人的故事,一件件珍存的旧物,一幅幅生动的画面,恍若沂河涌动的浪花不停拍打着心岸,战火中的过往仿佛就在眼前。

1941年秋,八路军战士郭伍士奉命去侦察敌情,不料被潜伏的鬼子兵发现,他躲闪不及,连中5枪,倒地后又被人连捅两刀……当他苏醒过来时,发现自己躺在山洞里,身边坐着一位大娘。他心里明白,是大娘救了自己。他想哭,无泪。他想说,说不出。当大娘把做好的稀粥喂给他时,他却怎么也咽不下去。大娘就用手指扒开他的嘴,发现他被鬼子兵打掉的两颗牙还堵在喉咙里。牙抠出来了,郭伍士能吃点东西了。大娘看到恢复中的郭伍士身体虚弱,就杀了自家唯一一只下蛋鸡。人们熟悉的歌曲《我为亲人熬鸡汤》,就来自这位大娘的义举。

在大娘的精心护理下,郭伍士的身体渐渐恢复。后来,他被送往八路军后

方医院治疗。临别时,大娘含泪嘱咐他,不管到了哪里,要给大娘捎个信来。

郭伍士在他的一篇回忆录里说:“我康复后就跟着部队上了前线。因身体原因,于1947年复员回到山西老家。”在老家,他心里始终想着念着的就是救命恩人临别时的嘱咐。于是,他在老家没住多久,便决定移居沂蒙,去寻找救命的大娘。

当初郭伍士转去后方医院时,只记住了救命大娘,却没问过恩人姓名,也不知道养伤时山乡的名字,更不知道那座山的模样,这让郭伍士在“寻亲”路上走就是8年。郭伍士挑着酒篓,边走边寻亲,一个乡一个乡地转,一个村一个村地问,一座山一座山地找。寻找中,一位好心的大娘曾经对他说:“孩子,别找了,那个时候,我们这地方救过八路军战士的人多了去了。”但郭伍士不改初衷,决心要找到救命恩人。又一位大娘对他说:“几年都没找到,别再找了。恩情像流去的水,是不图回报的……”

上天不负诚实守信的人,到了1956年,郭伍士终于在沂水县桃棵子村找到了当年的救命恩人祖秀莲。一见面,郭伍士就跪地磕头,把祖秀莲叫娘。祖秀莲也毫不迟疑地认下了这个思念中的儿子,后来还为郭伍士娶妻盖房安家。从此,郭伍士便落户桃棵子,直到去世。

20世纪80年代读过一篇小说《战争让人走开》。其实,那些忠诚于国家、深怀民族大义的女人,是不会走开的。在走访红嫂的路上,就遇到了无数不肯“走开”的红嫂。当年,她们缝军衣、做军鞋,抬担架、救伤员;她们迈着小脚,推着小车,和男人一样往前线送粮送水送弹药。一双双小脚开始还感觉到疼痛,后来就感觉不到痛了。几天下来,当打开裹脚布,她们的鞋子被血染红,脚指头被磨得露出了骨头……

在当代红嫂朱呈榕自筹资金建起的“红嫂文化博物馆”里,有十几块门板,十

分引人注目。这些门板曾经作为担架一次次抬过我军伤员。一位老将军看到后泣不成声,将军说,他当年战场负伤,就是红嫂们用门板把他抬下来的,大恩大德,终生都不能忘记!那门板上虽然不着一字,却记录着峥嵘岁月,记录着无数可歌可泣的往事。

孟良崮战役期间,红嫂们接到命令,我军一支千人突击队要通过汶河,上级要求必须在规定时间内为突击队架起通行的桥梁。时间紧,哪来的架桥材料呀!于是,32位红嫂就把自家门板卸下来,抬着门板,蹚着冰冷的河水,一起走进齐腰深的水中。她们以人为桥墩,硬是架起一座人桥。当千余突击队员全部通过后,红嫂们的双腿都已麻木得失知觉,有的落下残疾……

走在叩访红嫂的山路上,我在想,红嫂们的壮举作为沂蒙英雄颂歌里的一个美丽音符,是什么力量让她们做出连男人都需要思量一番的选择呢?是贤良,是道义,是几千年中华优秀文化的滋养,让她们如此坚强、坚定、坚韧,用乳汁救护子弟兵、用信念战胜困难、用牺牲迎接光明。

在纪念馆展墙上有这样一幅照片,女的叫梁怀玉,男的叫刘玉明,他们都是莒南县沭边镇人。1944年,八路军部队急需补充兵员,青年刘玉明第一个报名参军。在他带动下,全村11人报名参军,全县18人入伍。刘玉明参军的举动打动了同村女青年梁怀玉的芳心。不久,她与刘玉明拜堂成亲。第二天,新娘就把新郎送入开赴前线的队伍。刘玉明参军后,梁怀玉承担起妻子的责任,在家精心侍奉年老多病的公婆,在外忙碌繁重的农活,而且组织起“识字班”,抬担架,做军鞋,支援八路军抗日。

更令人感慨的是一位红嫂,她被称为“永远的新娘”,是蒙阴县李家保德村人,名叫李凤兰。17岁时与邻村青年王玉德订下婚约。王玉德母亲

说:“俺两个儿子参加抗日都牺牲了,最小的儿子玉德又参了军,俺得给他娶个媳妇,也好留个后代!”经两家人商量,定下成婚的日子。可结婚的日子到了,王玉德却没能从部队上回来,便依当地风俗,由嫂子怀抱大公鸡,陪她拜堂成亲。就这样,从未见过新郎面的李凤兰成了王玉德的新娘。从此,新娘李凤兰一边尽孝侍奉婆婆,一边心系前线。在在队伍做军鞋时,她还特意丈夫做了不少绣着红心的军鞋,盼望丈夫能够穿上它,打胜仗。

莱芜战役结束,海南岛解放,朝鲜战争的枪炮声也停下来了。李凤兰每次都到政府焦急地询问:“俺那口子怎么还不回来呀?”“王玉德走远了。”工作人员每次都这样回答她。直到1958年,李凤兰苦苦等待12年后的一天,县民政局给家里送来一本鲜红的烈士证。原来,王玉德已在莱芜战役中光荣牺牲!捧着烈士证,娘俩哭得死去活来。婆婆说:“闺女呀,你还不到30岁,伺候俺这么多年了,俺怎么死你都对得起俺了,你就找个好人家嫁了吧……”李凤兰哭着给婆婆跪下说:“娘,你是烈士母亲,俺是烈士家属,俺要替玉德尽孝,给你养老送终,娘俩一起过吧……”李凤兰精心侍奉婆婆,直到婆婆寿终。2008年,一辈子没见过丈夫的李凤兰,走完了自己无悔的一生。

说起红嫂,沂蒙人心里都揣着一本账,个个能说出一大串名字。比如沂蒙六姐妹,垛庄四大娘,智闯虎穴的刘玉梅,爆破女队长公成美……她们抬担架、救伤员、做军鞋、摊煎饼,收养八路军后代……作为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鸿篇巨制里的一个细节,起着牵一发动全身的作用。

沂蒙红嫂,从一滴乳汁开始,有如清泉浩荡。说不尽的红嫂又如一粒粒发芽的种子,在大地上呈现勃勃生机。她们莹洁的心灵,映亮天地。她们火热的情怀,温暖人间。

神州处处有英雄

■杜文涛

次负伤,先后荣立特等功、二等功和三等功,在战场上入党。回国后他不要政府照顾,复原居乡务农。冒失间,走近英雄身边,我忙向老人问好。

岚河秀长,弯了又弯,氤氲水波环绕着县城,一派灵气。退休教师卢青与我相邻而居多年,我俩常在岚河边结伴散步。一天,省城党史部门来人寻找他父亲卢楚衡生前照片。我听了找他询问详情,他抽出一本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印的书递给我。原来,他的父亲竟然是1930年秘密入党的中共地下党员,曾任杨虎城私人秘书,亲身经历并见证了“西安事变”等重大历史事件。

历史,是由细节缀辑的。看过书,我埋怨卢青:“你父亲是位走进党史的人,咋从没听说过呢?”卢青笑答:“父亲一向为人低调,这是他做的事,我又没做啥,咋好意思挂在嘴边呢!”

还记得2018年10月的一天,在执行云南边境人工扫雷任务时杜富国的那一声喊:“你退后,让我来。”排查中,偶遇爆炸,他下意识地向战友一侧,用身体保护了

战友,书写了新时代革命军人的铁血荣光。在杜富国的扫雷战友里,就有我的弟弟杜文凯。他参军人伍戍守西南边陲20余年,两次参加边境扫雷,单人排除各种爆炸物品数千枚,先后荣立二等功和三等功。当父亲接到县里武都敲锣打鼓送来的立功喜报时,脸红红的,像烧酒醇热了面颊,双手接过喜报,细细端详了好一阵子,然后对我们兄妹说:“我们家也有英雄了。”

今年夏天,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接到江苏省泗阳县转来的讯息,请帮助寻找岚皋籍抗日英烈晏盛明亲人。晏盛明出生于1913年,1930年被抓壮丁进入县保安队,后起义参加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,又整编加入红15军团……2015年,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,晏盛明载入国家民政部发布的第二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。战争年代,史料匮乏。几十年的追溯后,江苏省泗阳县将为英雄寻亲的目光锁定在几千里外的岚皋县。

岁月悄然,烈士安卧。史料只确定烈士岚皋县籍,并没有家庭住址。英雄家居何地,他的亲人在哪里?为尽快帮

助英雄找到家乡和亲人,烈日下,我作为本县文史人员应邀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同志奔赴全县走访。寻访的那些天里,我们攀山越水,走访晏姓老人,查阅晏姓族谱,最终在岚河边的佐龙村晏家堡查到烈士老家和近亲后人。

为寻访晏盛明更多的史料,我们随他的足迹外调寻访,幸运地寻找到烈士拍摄于红军时期的一张照片。我捧着照片上门给将近80岁的烈士侄女晏国秀看,老人看了又看,噙着泪水说:“是我四叔,是我四叔,他和我爸爸长得太像了。”

英雄的故事像岚河水一样流传不绝。河畔上,草木郁郁,永生永世。岚河静静流淌着,水灵灵地波动着一脉英雄气,滋润着丰腴而秀美的岚皋县城向高处拔节。

鸟在树上,花在枝上。时光伴着小城的长大如岚河岸的缕缕花香,一年年飘移流转。“岚皋也有英雄。”岁月里,父亲的话一直在我耳畔回响。父亲的话是真的,岚皋有英雄。其实,神州大地处处有英雄!

人在军旅

如歌岁月,写下绿色诗行

一晃就是几十年。从入伍那天到现在,几十年,我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老兵了。一首边塞诗经常涌在脑际:“醉里挑灯看剑,梦回吹角连营……”梦里又回军营,军号声犹在耳畔。

除了军号,还有番号。几十年戎马经历,自然也经历了许多单位。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番号,就像一个人的姓名,个性独特,不可取代。我最初的老部队是空军雷达部队,每个雷达站就是一块我们坚守的高地。旋转的雷达天线,就是战士们吹响的进攻号角。远方的天际里,是稍纵即逝的“敌情”。后来,我又到航空站工作,所有的单位都服务于战机飞上蓝天那一刻。从战机轰鸣那一刻开始,所有部门都是临战状态,直到最后一架升空的战机安全降落。

我参军前,一直在一个陆军大院生活,看到的都是战士们全副武装5公里越野,或在训练场上翻越各种障碍。他们群情激昂,生龙活虎,或眼望着前方飘扬的军旗,战歌阵阵。我一直以为,这种生活才是真正的部队的味道。

我总觉得不论雷达兵还是航空兵,从仪式感上差那么一点点意思。雷达兵阵地上是操纵员报出的一串又一串数据,虽清晰连贯,但总觉得不如喊杀之声来得气派。虽然雷达阵地经常会进入一级战备,却未见硝烟,所谓的“敌情”是在雷达屏幕上出现的回波。明知“敌机”来犯,“敌情”却抽象得几乎化为乌有。航空兵部队亦是如此,进入一级战备的警报声响彻整个机场上空,装备车和战位人员总是有序地进入自己的战位。然后按部就班,战机升空,直到战机消失在苍穹里,甚至连战机的回声都消失了。战备与敌情,此刻都安静得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过。抬头仰望,几朵闲云悄然地在天空掠过,似乎添了几许诗意,更不闻激战的枪炮之声。

平日里,无论是雷达兵还是航空部队的干部战士,样子就有些“闲散”,每个人脸上和走路的姿态上,写满了“技术”。刚参军时,首长讲话告诉我们,我们空军是技术兵种,练好我们的技术,就是练好我们杀敌的本领,我们备战就是每天锤炼我们的技术,制敌于千里之外。久了,常有种遗憾,觉得和小时候看到的战争电影一点也不一样。炮声隆隆,军号连天,短兵相接,觉得那种阵势才是我向往的战场。

后来又调到原总后勤部的一所高校里,日常工作都围绕着教学,更是

番号的味道

■石钟山

离实战相差十万八千里。后来我又去过各种仓库参观,各式各样的装备有的深藏于山洞之中,也有许多就摆放在货运站台上,马上装运拉走,只见忙碌,仍不见硝烟。虽然官兵穿着和陆军并无二致的军服,战时状态的仪式感总让我觉得少了点什么。

再后来又辗转来到武警部队工作。那会儿,整个武警部队正在扩建,就有其他军种部队官兵转制到武警部队。也常听陆军部队过来的人“抱怨”,武警部队和陆军一点也不一样,言外之意,陆军部队才是真正的王牌。说归说,当这些陆军老大哥们操练起盾牌和防爆技能,依旧毫不含糊。战场与硝烟虽远他们而去,但另一种新型任务让他们用另外一种方式在成长。

经历了不同番号的部队,穿过不同样式的军装,慢慢才品味出不同番号的的味道。每个番号就像一个不同的家庭,不仅脾气不同,散发的味道也不尽相同。但归根结底,任务只有一个,那就是守护和平、备战打仗。

许多年过去了,半梦半醒中,经常会想起一座孤独的山头上,耸立的雷达天线,那就是雷达兵们的阵地。他们枕戈待旦,用孤独和寂寞守护着蓝天的防线。那些至今仍然驻守在大山里的官兵,用信念垒起四通八达的补给线……

不同的番号不同的味道,铸就了一条引而待发的钢铁防线。他们的名字只有一个,叫和平。



那山那水(油画)

王伏焱作

军营纪事

绿色营盘,铁血荣光

一个秋日,我从叶城县沿219国道一路向高原进发。翻过一座座达坂,走过一个个雪山,尽管事先吃了预防高原反应的药,可当汽车升到海拔5000多米高度时,我仍感到一阵阵胸闷气短。这条路,一旦走过便不会忘记——库车达坂险,犹如鬼门关;麻扎达坂尖,陡升五千三;黑卡达坂旋,九十九道弯;界山达坂弯,伸手可摸天。

在219国道355公里处,路边有“赛图拉”字样的标识,据说是古丝绸之路最后一个屯兵点。

赛图拉哨所遗址海拔3800米,东南和北方都是大滩。哨所所在的平台高出河滩足有10多米,地上残留许多马桩,是当年戍边将士用来拴住哨所巡逻的军马和骆驼的。从倒塌的横面看,墙体近1米多厚,都由篮球大的石头与黄土夯成,足见当年戍边人建设哨所的艰辛。离营房不远有高高的哨楼,哨楼一侧墙体布满向外射击的枪孔。山脚下

是陡立的山壁,蜿蜒成天然屏障,颇有“一夫当关,万夫莫开”之势。

走过干涸的喀拉喀什河,往上爬,每向上一小步,腿都像灌了铅一样沉,头也仿佛要炸开了似的。

我对当年在这里防守的人,顿时有了一种敬重和佩服。敬重他们远见卓识,佩服他们在自然环境极恶劣条件下,仍骑马乘驼,冒着生命危险建设哨卡。

往事越百年,西域挥鞭,热血将士戍边的故事仍在传颂。1875年,左宗棠率部抬棺西征,一举击溃“中亚屠夫”阿古柏政权,收复天山南北。平定新疆后,左宗棠组织清军敢死队,历经艰难跋涉来到赛图拉,迅速建立军事哨卡,成为中国最西边境的防御大本营。从此,多少春花秋月,多少寒来暑往,官兵

壮美赛图拉

■王宁

用忠诚守卫着雪山边关的每一寸土地。赛图拉是南疆地区的边塞要道,在此戍边着实不易。我站在哨所遗址,看着那些经历风雨洗礼的砖瓦草木,不免肃然起敬。

1950年3月,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军第5师第15团一个连队进驻赛图拉。官兵到来后,在荒凉的昆仑山无人区建起了第一座楼房、种活了一棵棵树,还在常年冻土地带建成几十座果蔬温室大棚,向戍边官兵和周围牧民供应新鲜蔬菜。地方党委政府在深山深处兴建定居牧房,安装太阳能发电设备,让农牧民住上两居室,走上柏油路、喝上自来水。赛图拉也成了名副其实的“喀喇昆仑第一镇”。

曾被中央军委授予“喀喇昆仑模

范医疗站”荣誉称号的三十里营房医疗站就驻守在这里,常年担负雪域高原边防官兵的医疗救护任务。这里的“高原氧吧”常年为官兵开放,从海拔5000多米的哨卡换防下来的官兵都会在这里调整休息。

在这片让人望而生畏的雪原之上,经常活跃着医疗站女兵的迷彩身影。她们爬雪山、过达坂、涉冰河,深入雪山哨卡开设“流动医院”,说不清有多少次在暴风雪中迷路,在雪崩和泥石流的滑坡中死里逃生,但她们仍以满腔热情奉献在本职岗位上。她们就像“昆仑女神”,用人生最美的青春芳华守护着祖国的大好河山,成为喀喇昆仑高原上的一道风景。雪域边关的寂寞荒凉,只有日夜守

望昆仑的人才能体会。医疗站的女兵除了执行巡诊和救护任务,还是边防官兵的心理医生和知心姐姐。每到雪山哨卡,女兵们都要与边防战士一起包饺子,洗衣服,聊天或表演节目。边防官兵说,有医疗站女兵的地方就有快乐,她们是“制造快乐”的使者。

进入初秋,海拔3800米的赛图拉就已银装素裹。只有三十里营房副食品保障基地的几十座温室大棚还绿意盎然。种植员带我到温室大棚参观,告诉我,几十年来,一代代边防官兵先后试种蔬菜40余次均告失败。过去一些老兵经常用罐头盒种几根蒜苗,平时像宝贝一样呵护着,有的战友舍不得吃维生素片,却常常拿出几片埋到花盆里给蒜苗补充养分。现在,荒漠深处有了这畦新绿,自然给官兵增添了无穷乐趣。我曾问过他们,来这么偏远艰苦的地方当兵,后悔吗?他们说,在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军营为祖国站岗,能让人自豪一辈子呢。

浩瀚的苍穹繁星如斗,夜晚的篝火映着战友们青春的黑红脸庞。在壮美神奇的赛图拉,一切都那么美,都那么难以忘怀。



长征

第5324期